

隔了 海岸的 線

古鈴

小苗倚着窗為阿青編圍巾。毛線漸漸串成一條毛圍巾，很重，似一條繩，又像個沒了斷的故事。窗邊開著暖爐，放出熱風，玻璃窗抵着外冷內熱的溫度，冒汗似的蒙上一片霧。水氣凝結成水點，悄然滾落。那是寒冬和暖房的反差。她沒想過，數個月後，這條圍巾並不屬於她的情人。

麻衣是小苗的室友，是主修陶藝的美術大學生。她的衣領常沾上油畫顏料的汽油味，或灰黃的乾泥。麻衣的案頭除放有各式古怪的陶製品外，還有一幀發黃的照片，相中的小女孩眯着眼，裂齒而笑，牽着男人的手，想是麻衣與父親的合照。麻衣的眼睛細長，一副標準日本娃娃臉蛋，而且少話，因此小苗跟麻衣共室九個月，亦不太清楚她。

小苗跟麻衣同為美術大學的學生，然而，小苗沒興趣知道設計圖的作法，或是石雕的工序，她只喜歡在圖書館給阿青寫信，回家就等他回信。日子一天一天地過，小苗的生活亂馬逐影而行一樣被阿青扯着，沒完沒了。小苗日以繼夜為他編一條毛圍巾。九個月，香港發生甚麼事都跟小苗沒關係，特首請辭、沙士再來、誰人要生要死都跟她沒關係，她只仗一條電話線繫連她和阿青。人人說科技進步萬歲，也許，電話線只將一段關係苟延數個月。

下一個蟬鳴的日子，麻衣將回想那個冬天，獨坐在陶藝室，定着冰冷的手將泥拉成陶碗的形狀。若泥土和手能對話，陶器就是對話的總和。每一個手與泥的觸碰，都是纏綿的喁喁細語，稍一分神，碗就變得不平穩，東倒西歪去了。待了一個下午，麻衣才發覺室外天空已成紫紅，她將未完成的陶碗放在乾燥架上離去。冬天的晚霞，來得快去得快，麻衣回到家，小苗已造了一桌晚飯。

吃過晚飯，小苗繼續編着灰黑的毛線。如果月老為人牽紅線，毛線就是人造的紅線，縱然她編的總是黑黑沉沉的素色。

小苗回想從前，她總是不能專注。她總愛將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。阿青之前有徐斐，徐斐之前有志誠。他們一個一個走過生命和時間，小苗明知他們不會長久，卻無止境將時間花於他們身上。失戀傷心就讀書。最後她以優等成績取得留日一年的獎學金。原來她希望尋回自己，卻平白將精力花費於分隔異地的阿青身上。

編好一條圍巾，灰黑色，像燒焦的黑炭，一看就知道是男生的款式。麻衣驚嘆她的手藝和速度，小苗卻感到有點難堪，相對麻衣的作品，她覺得這種手工藝只是一種重覆，她反而羨慕麻衣的生活態度。她想為自己而活。小苗想着，最後一球毛線已縮短至一條長而彎曲的毛線，圍巾也編完了。

小苗揮刀一剪，餘下的毛線一跌，無力地爬在地上。

長長的毛線曾蜿蜒爬過睡房、客廳、洗手間、浴室、廚房，來到和室。最後毛線串起的，只是小苗和房子。毛線彎彎曲曲穿越房子的毛線，跟彼岸的阿青沒有任何關係。小苗赫然發現，編織是一個危險的舉動，她替阿青花上一星期，編起圍巾，儼如一個儀式，將枷套、頸圈硬套上阿青的脖子。她以為一根線能牽引二人。那是多麼一廂情願。

三個月後，當小苗會將這條圍巾轉送別人時，她已忘記自己曾愛過阿青，並忘記為何編這條圍巾。

麻衣從乾燥櫃取出半乾的陶碗，放在轉盤上打磨修飾。麻衣用刻刀將多餘的切去，將厚薄不均的碗底修飾一個碗腳，成了準確的圓形碗。她將陶碗放到木桌上修飾，將碗腳切成半月形，就將之放回乾燥室，一個圓形的水印遺留在木桌上。

麻衣走出陶藝室，想起蟬鳴的季節，父親教他搓泥。她想起父親的容貌，卻忘記他的聲線。父親兩年前病逝，她還記得當時的情況，如一星期前發生的事。很多片段留於麻衣心中，她卻記不起父親的聲線。麻衣尋找父親照片，只找到八年前的照片。她曾經想畫，卻無法完整地記得父親的臉，腦海的記憶被稀釋了，餘下的，只有照片中的紀錄。偶然她看着鏡子，便想像父親的臉。

每當她嘗試以圖像記錄和回憶，就感到無力，於是她通過手和泥的交融，接近父親的感覺。

一夜，電話響起。小苗接電話，展現着前所未有的笑容，那是阿青。然而，一邊聽着，小苗的笑容一邊減退，隨之而來是一滴滴的淚。淚水可會蒸發，掉至日本海，游到南中國海，飄到香港？小苗制止不了眼淚，最後聲音都哭沙啞了，餘下嗚咽。

麻衣回到家，看到小苗哭個不停，就想起月老的傳說。傳說月老為人牽紅線。然而，人口增多，月老工作增加，最後才發現穿錯引錯，而且因為人太多，每每穿過人的皮肉。也許月老不懂

現代的手術技巧，為着拆線，將穿連着皮肉的線也拆去，使人傷心不已。如果，愛情不過是陶器，泥與手的對話，那麼，緣份錯過，也不過換個人，繼續未完的陶器，一切多清楚明晰。

不過，一切都是架空的假設。

隔了一個南中國海，一個電話筒，仍能清晰聽到對方的聲音，卻不過將分手的結局苟延九個月。淡然的淚，如雪。一個海到底拆散多少戀人？麻衣看着小苗眼淚白豆般落下，想起父親去世時，自己也哭不成聲。

小苗呆了三天，麻衣以三天替乾透的陶碗上釉，畫上圖案，並放到窯裏燒。忙了三天，麻衣只管呆在窯外等待。陶碗完成，那是陶器畫上白色的紫陽花，上了彩藍的釉。

回到櫻花散落的季節，小苗完成大學，回香港時笑着跟麻衣道別，並將炭黑色的圍巾轉送給她。麻衣回到冷清的宿舍，只餘下她一人。下一個冬天，當東京開始下雪的時候，她將戴着小苗送她的圍巾，把陶器放到窗外，盛滿一碗雪，白飯般盈滿。麻衣興許已忘記圍巾的意義。

看見雪落簷下，麻衣想起家鄉。她家鄉在京都。日語中，京都與東京的發音剛好倒置。麻衣以為走到東京，就會走到跟京都完全相反的世界。誰知三小時的火車旅程，只不過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。城市，每個地方都一樣。

她記得奈良公園有很多鹿，只要買來一客鹿飼料，就惹來鹿群爭吃，然而，東京的公園沒有鹿，只有烏鴉。走過櫻花滿開的季節，麻衣回鄉，已是紫陽花盛放的六月，她走到父親下葬的靈園。麻衣脫下圍巾搭在父親的靈上，灰黑的圍巾如花圈。天空響起不安的呼喊，烏鴉在上空盤旋不止，沒想到東京的鴉患已漫延至京都。麻衣點了線香，輕煙飄到天空，成了蒸氣成了雲，在天空的一隅消散。